

编者按：

香港汇发整染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天兴纺织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长、香港嘉兴同乡会名誉会长朱伯衡先生于1998年4月16日不幸因病逝世，享年80岁。

朱伯衡祖籍海盐澉浦，生于1918年。1953年起旅居香港。他虽商务烦忙，但长期以来关心家乡的发展。他曾多次捐赠给家乡办学，建造老年活动中心、幼儿园、残疾人康福培训中心等十几个项目，累计捐赠人民币达150万元。他的拳拳爱国心，殷殷桑梓情，赢得了家乡人民的爱戴。家乡人民为失去这么一位实业家而悲痛，为此，特刊以此文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哀悼和纪念。

经营有道 造福乡梓

——记实业家朱伯衡

朱伯衡，名佐泉，伯衡是字，海盐县澉浦镇人。1920年农历九月出生于澉浦南大街，父朱明余，母陈氏，均为诚朴忠厚，艰苦奋斗的农民，期望子女成才。朱伯衡6岁上学读书，13岁小学毕业后即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三师满师后学做生意，拜经理陈永生为老师，供职于“志康棉布号”。在沪识别了工商界不少名商巨富奸商，增长了经商的见识和才干。

40年代初期，伯衡先生和志康棉布号部分职工集资，在上海福建南路创立“新康棉布号”。当时有浙人金仲廉，先和卢少良

合伙开设“恒丰棉布庄”，后与卢少良不合，遂退出，以大股加入“新康棉布号”，被选为董事长。“新康”初由邹宝连任经理。一年后，金仲廉听从儿子主张，即在扬子饭店授权，挑选颇有经商才能的朱伯衡任理。从此，“新康”在朱伯衡经营下，逐鹿中原，大展鸿图。

当时，朱伯衡的经营之道是以日新盛式的发染色布，然后主销北邦。为了达到此目的，“新康”必须要打出一只名牌商标。在一次春季回澈途中，伯衡先生在船上观水面，忽见一只金钱大青蛙盘坐在一张大荷叶上，张着一双机灵的鼓眼张望四周，神情天真可爱。船进水动，青蛙向高一窜，接着双脚并拢倒插绿波之中，姿态优美。伯衡先生遂从青蛙的灵活与机动中，联想到经商不也要具备灵活的脑子与机智手腕，才能角逐于瞬息万变的商业波涛之中，于是决定以“青蛙”作为商标。

商标既定，但要打出去并不是件容易事。“新康”发染以斜纹为主，但终因上海坯布成本较高，“青蛙斜纹”不能覆盖北国，最远只能偏局于津浦线蚌埠、徐州一带，难以进军河南，逐鹿中原。

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伪布禁全面崩溃：上海突然出现了大量常州斜纹坯布。其中有吴义危父子，生意进出数目很大。经打听，伯衡先生才知道，吴为常州世家，是在常州买进棉纱，然后发给常州农村织机人家加工代织，再集中发往上海。所谓常州货，实际是苏、锡、常的简称。伯衡先生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刻抓住

这大好机遇，派干员赴常州，并从上海大量运去棉纱，如吴家一样请农村代织。

“常州坯”因工交低，故成本要比沪坯低出一成余。伯衡先生抓住这关键，指挥若定，动员全店职工，同心齐力，或赴常州调坯，或下厂检查数量、质量，严格把好各关，开始打出名牌产品。在质量、数量保证以后，伯衡先生即以低于市场一成左右的价格，用先声夺人的战术，首先向河南郑州、开封、洛阳、商邱、安阳、信阳等中原城市，开出“青蛙斜纹”三万余匹。一周以后，西安、太原、西宁，甚至连乌鲁木齐等地客帮也到“新康”要求购买“青蛙斜纹”，这时的价格就不再是优惠价了。

河南居九州之中，左名中州，也称中原。向来历代王者争天下，必逐鹿中原。“青蛙斜纹”自在河南站稳脚跟后，除了东北三省外，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国、江南及武汉，而且要货接连不断，其声势浩浩荡荡。那时以郑州为中心，各类货物价格的升降都得随“青蛙斜纹”的升降而定，农村儿女婚嫁，女家要男家彩礼也得以“青蛙斜纹”而定，甚至肉店春节卖肉，也以一匹“青蛙斜纹”换多少肉，可见“青蛙斜纹”名之重，影响之深远。

“青蛙斜纹”逐鹿中原，达到覆盖北国后，朱伯衡高瞻远瞩，又看中了台湾这块风水宝地，转向重点与台湾做生意。1948年秋，伯衡先生从“新康”分出部分资金，在台北开设分店。新中国成立后，“新康”上海店公私合营，企业继续发展。1953年，伯衡先生去香港定居经商，主要经营纱织漂染、针织业，兼营水泥房

地产，足迹曾踏过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台湾、香港办的企业有4个，现为香港汇发整染厂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嘉兴同乡会名誉会长、天兴纺织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长。朱伯衡经商虽忙，但60多年来未忘乡梓，时时关心家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1990年后，有20多次回海盐、嘉兴来观光、探亲、投资、捐赠。他在嘉兴经济开发区独立投资140万美元，办起了天华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纺织精品出口创汇。他在上海、川沙、太仓等地投资办企业4个，出资外汇1100多万美元。他还不断地介绍一些朋友来嘉兴洽谈业务，联络感情。朱伯衡先生是海盐澉浦人，他对家乡特有感情，捐赠给张元济图书馆图书二万多册，价值20余万元，澉浦图书馆图书一万多册，价值10余万元，其他先后捐赠给家乡办学，建造“敬老院”、“幼儿园”、南北湖风景区“明亭”、老年活动中心、残疾人康复培训中心等十几个项目，累计捐赠达150多万元人民币。伯衡先生说：“我是澉浦人，生我养我长大的是故土，我应积极支援家乡经济建设。”1997年，澉浦镇南村发起修筑南小街道路，伯衡先生闻讯后，又捐赠人民币5万元，支持镇南村修筑一条一公里长的南小街道路和四条计600米的小弄道路，深得乡亲和当地政府赞扬。朱伯衡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人品，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赏，嘉兴市委、海盐县委等主要领导，曾多次会见朱伯衡先生，而朱伯衡先生经营有道，造福乡梓的成就事迹，在嘉兴、在海盐、在澉浦、在上海传诵。

怀念恩师

黄心培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嘉兴鸳鸯湖诗社顾问、我的恩师张冬心先生（名玉生、字璧人、号冬心）逝世已整整五年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92年8月26日下午二时，先生默默地走完了他七十二年艰难坎坷的一生，来不及向我们作最后的告别，就永远地离去了。

先生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辉煌卓越的功勋，他只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一个靠政府救济的“五保户”。但是他的不幸去世却引起了嘉兴、浙江及国内不少著名诗人的震惊和悲痛，引起了海盐县许多老领导的深深关注：嘉兴鸳鸯湖诗社刊专门发了讣告；浙江省诗词学会第10期《简讯》辟出了悼念先生的专栏；已故上海海盐籍著名诗人富寿荪先生亲自写信给县博物馆，要求尽力抢救冬心先生的诗文遗稿；原中央纪委监察员、海盐县最早参加革命的肖金先生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县政协领导，要求尽力抢救冬心先生的遗著；我省最负诗名的诗人、杭师院王斯琴教授痛心地说：“冬心先生的不幸去世，实乃浙江诗坛之一大损失矣！”《江西诗词》副主编熊盛元先生来信说：“冬心先生诗词出类拔萃、清丽委婉、惜未能早日拜识，深为憾也！”许多诗界同仁寄来了挽诗和挽联……（皆登载于《张玉生诗文选》「哀挽之什」一栏）

一个普通的“五保户”去世，为何令人如此震惊？有人说：“是他的诗写得好。”这话对，但也不全对，因为冬心先生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好，他那高尚的道德、无私的品格、宽阔的胸怀，再加上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刻苦用功的创作，使先生的诗、词、书、画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境界。尤其是1992年由浙江省诗词学会和浙江省集邮协会联合举办的集邮诗词大奖赛，先生于近千名诗词家中夺得了一等奖中的第一名。唯可惜先生却在大奖赛名次揭晓前溘然长逝，未能亲身享此荣誉。“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作为冬心先生的弟子，每当我在诗词创作或活动中取得新的进步，总是不能忘记与先生相识五年中的一幕幕往事和深深的师生情谊。

在纪念恩师逝世五周年之际，我想写几件令我最难以忘怀的小事来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一、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认识冬心先生确实是因诗结缘。从1973年起我已开始学写古典诗词，当时因父亲被关押“牛棚”，全家受牵连，我下放农村后更吃了不少苦，因此常在诗中发牢骚，倾吐不平之气，十多年中竟也写了数百首。1984年父亲平反后担任杨浦区政协常委，在与海盐县政协的交往中得知海盐有一位冬心先生，便拜访了他，回来后即要我拜冬心先生为师。

1986年冬，我第一次踏进冬心先生的家，只见屋里阴暗潮湿，四壁土灰，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被子和蚊帐打满补丁，先生和他爱人拖着病体，骨瘦如柴。我真想不到他是那样的清苦，更无法想象身处这样的环境，他哪来这么高的雅兴来吟诗作画的。

我挑了十几首自认为是写得不错的诗词给先生看，心里却在想：父亲怎么会挑中这么一位穷得叮当响的人，让我拜他为师？也许先生看出我身上有股傲气，便不客气地从我的诗中挑出了不少毛病，并指出我的“病根”，是由于没有读好古人的书，缺少基本功，而且“牢骚太盛”。冬心先生对我说：“写诗不是发牢骚，更不应为发牢骚而写诗”，“诗品若人品”，“只有提高自身的文化和道德修养，有崇高的思想境界，才能写好诗，否则就如同为几分钱而争吵的菜贩子一样。思想境界不高，情绪冲动，是很难写出好诗的”，“其次，还要提高文化修养，多读书、多揣摩、多学别人的长处，功到则自然成”。在先生耐心的启发下，我终于明白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懂得了“炼诗首先要练人”和“诗是人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等许多道理，我彻底服了，为了跟先生从头学起，我毫不痛惜地毁掉了十多年来写的300多首诗词。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我彻底改变了过去的诗风，写出的作品思想内容都为之一新。可以说，是冬心先生重新塑造了我，更是诗词把我和先生的命运联在了一起。的确，“相逢何必曾相识！”

二、不妨冰雪炼香魂

先生的生活相当清苦，但先生从不为此而抱怨。他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几乎都用来买书和纸、笔、砚等。除了写一些文史专稿外，空余时间即以诗、画自娱，毫不悲观，他常告诫我：“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养性修身之道，更是人生哲理，先生常说：“人要有浩然正气，但绝不能有贪欲，更不能有坏心。”先生例举了秦桧：“此人并非没有诗才，但他作恶多端，所以他的诗一首都没流传下来，因为没有人愿意传他的诗。”先生最注重的是人的道德品质和修养。对自己的清苦和遭遇，甚至疾病都看得很淡泊，因此，他不喜欢骂人的诗，认为诗是文学层次中最高境界的升华，是风雅的艺术，因此作诗要“含而不露，怨而不怒。”他的诗句：“胸无利欲能医病，腹有诗书不算贫”的确表达了他那豁达的胸襟和艺术修养。先生尽管生活清苦，却毫不吝啬，他知道我因文革没有读过什么书，因此经常送我几本他珍藏的书，要我好好学习，多多积累。先生一生的最好写照就是他的一首咏古梅诗中的“自有阳和生铁骨，不妨冰雪炼香魂”这联佳对，许多诗人读了后都为之深受感动。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先生的诗是用他的全部心血来铸就的！

三、五载情深深几许

先生很爱花，也经常亲手种花。他说种花不但能活动筋骨，也能丰富知识、陶冶情趣。先生的小院中经常种着各种花，他的诗中自然也有不少咏花的题材，如咏梅句：“自有阳和生铁骨，不妨冰雪炼香魂。”咏菊句：“佳卉莫须应节早，晚香无碍发花迟。”咏杏花句：“春色半墙如有意，夕阳一树最多情。”等等，这些诗句都于深深的哲理中饱含着情感，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先生说：“古人的诗中常有‘风花雪月’唯独花不是天生，故最不易写好”。“人们曾批‘风花雪月’，之诗是无病呻吟，其实不然，其中皆有所寄托，这是古人最常用的比兴手法，而不懂诗者往往对它全盘否定，既省力又放心。”当先生问起我的生日时，我随口说道是阴历重阳，但见先生沉默许久才说道：“怪不得你诗词中咏菊花的很多。”当时我也没在意，岂料，近重阳节之际，先生的小花园中摆了好几盆菊花，我顿时醒悟过来，深为感动。我在悼念冬心先生的诗中有“怜吾生日逢重九，从此移盆种菊花”一联，深得许白凤先生的赞赏，认为此联不但属最难写的“流水对”，最主要的是写出了冬心先生的为人和对弟子的厚爱，表达了难能可贵的师生情谊。我的另一首悼念先生的诗句“纵有东篱新吐艳，从今不复慰诗魂”，也同样表达了我与先生之间的感情，深得诗界同仁的赞赏。冬心先生于90年冬病重住院，我因经常出差在外，未能很好照顾他，于是利用春节期间，天天去医院病床

边陪他过夜，尽管先生坚持要我回家，但我深知先生身边是多么需要有人在，哪怕一点点的安慰，先生也能满足了。

春节过后，我每次出差回来也总要去病房看望他，直到春天，先生出院。先生在病榻上曾写下一首清平乐词，其中有“莫怨病房寂寞，隔窗喜见桃花。”之句，即是写出了这段往事。我在悼念先生的诗句中有一联“每出公差劳顾盼，翻愁病榻得相陪。”有人不解，问：“你先生病重住院，应当没有人陪他才发愁，怎么你陪他，他还要发愁呢？”我回答：“是因为先生怕累着我，所以才发愁。”他们这才明白过来，说：“你有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先生，实在是太难得了。”

四、春泥心事有谁知

先生与我相处虽然只有五年，但他教给了我许多做诗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教给我许多做诗人的道理。先生虽穷，但穷得有骨气。他为人师表，堪称楷模。他身为老师，却拒绝我们给他送礼送东西，也拒绝我们替他做寿，甚至连他的生日都不肯告诉我们几个弟子。先生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诗人，但分文不取。每当政府部门派人去看望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总是回答“很好！谢谢政府领导的关怀！”先生一生历尽坎坷，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不肯提起这些，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您的教师政策还未能落实？”他淡淡地笑道：“政府未能落实政策，自有未能

落实之难处，你也不用为我多操心，我已经习惯了清闲的生活。”89年冬，先生爱人因病去世后，他的身体状况更衰弱，然而每次我安慰他，他总是说：“你的心我都明白，只要你能写出好作品，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先生经常吟诵古人的诗，其中清代龚自珍的两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不知吟过多少次，先生也的确象“春泥”一样，为我们几位弟子的成长倾注了他最后的一点心血。

五、留却深情系我思

1992年是最难以忘怀的一年。先生自89年冬师母去世后，病情越来越重，身体也更加虚弱，作为一个在自己的诗词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诗人，先生多么想把自己的诗整理出来留给后人。这一年先生开始对自己的作品一首一首地进行删改，我多次劝他要注意休息，但先生知道他的作品还有不少地方若加以进一步推敲还可以写得更好，于是，待我走后，他又拿起作品反复进行推敲，甚至另起炉灶重新写过。他说：“杜甫说过‘人间要好诗’，我不愿给后人留下连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尽管先生身体极差，但他秉着严肃认真的治学和创作态度，在三个月内竟断断续续奇迹般地整理出约一百四十首作品，抄好后又几次作了修改，才让我带给杭州的王斯琴教授作序。原以为这次先生的作品算是定稿了，可是待我从杭州回来，先生又把原稿作了部分修改，令

我深为敬佩。先生说：“‘好诗不厌千回改’这是古人的名言”。并希望我的诗也要这样反复修改，当我告诉他我已被批准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先生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说：“你总算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但希望你能牢记‘学无止境’这句话，还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作。”我回答：“我一定遵照先生的话去努力。”停了一会儿，先生说：“我现在只整理出一部分诗词，只是我心脏最近房颤较严重，医生劝我不要用脑太多，我想，万一我整理起来不行的话，你一定要帮我整理好。”我只觉得心头一阵酸痛，说：“您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再为整理作品而过分劳累了，您只要安静休息，身体还会有好转的。”

8月24日至26日，我因公出差三天。26日下午我一回到海盐，放下行李就去看望先生，谁知先生因感冒体虚，摔倒在地，脑血管破裂而刚刚去世两个多小时。望着先生满是尘土和血迹的脸，我悲痛欲绝，失声痛哭，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最尊敬的先生会这样离我而去。

海盐县的几位老领导万云先生、王德坚先生等闻知噩耗后非常关心，为料理先生的后事出了许多力。8月29日，镇民政部门破格为这位“五保户”老人召开了追悼会，悼念这位曾经为海盐县的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及为振兴中华古典诗词作出杰出贡献的诗人。浙江省、杭州市、嘉兴市等诗词界的同仁送了花圈并发来信电，原副县长万云先生等老领导及县政协文史委、县文联、县博物馆、县地方志办公室、武原中学、县评弹团、镇民政办、

南塘街居民委员会及先生生前的好友、学生、邻居、还有医生、护士等都送了花圈，上述单位的主要领导都亲自前来参加了先生的追悼会，我受诗词界的委托，代表诗词界为先生致了悼词。追悼会后，县、镇部分领导及县评弹团长虞雄伯先生等又亲自护送先生的骨灰安放到风景秀丽的南北湖畔，与师母的骨灰合葬在一起。

先生的遗稿在县老领导万云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下，在县政协文史委、县博物馆、县政协领导俞戌生和鲍翔麟、王德坚及著名诗人富寿荪、许白凤等老先生的大力帮助下，已于九四年三月整理成册并印成书刊。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浙江省诗词学会会长戴盟先生和县委宣传部长张国华同志为先生的诗文选集题写了书名。王斯琴教授和富寿荪教授为集子作了序。

先生在天之灵若有知，应当得以安慰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海盐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位有贡献的诗人的。

编者按：

《海盐文史资料》第29期上刊登了王英同志所撰《诗情的流淌——悼念富寿荪先生》的文章，文中提到著名作家钱锺书为富寿荪诗集提签一事，文章刊出后，富寿荪胞弟富铁耕先生即读到了，前不久，他专门从上海寄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梦熊先生撰写的《富寿荪所存钱札四通》一文，以示谢意。今特将此文刊出，以飨读者。

富寿荪所存钱札四通

陈 梦 熊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富寿荪，字漱霞，一九二三年一月三日生于浙江海盐县。五十年代进入出版社，整理古籍，完成《唐诗纪事》、《范石湖诗集》、《唐诗别裁集》、《清诗话续编》的校点，并选注《千首唐人绝句》、《清词菁华》等，另有唐诗考证及评论文章百数十篇。富君尤向往于旧体诗词创作，先后求教于辛心禅、龙榆生、叶葱奇和王蘧常诸老。他尤钦慕钱锺书先生的学问，先以所校《清诗话续编》寄呈钱先生，后以诗作寄请钱先生审定。富君去世后，家属以其所得钱先生书札七通见示，读后甚使我感动，兹征得家属同意，特将其中四通刊布。

(一)

寿荪先生著席：久耳

高名，无缘晤接为恨。忽奉周振翁转来

惠赐尊校《清诗话续编》，馈贫之粮，炳暗之烛，物重而意更殷，拜领感愧。稍一披寻，见勘订密致，按语简括；眼明如月，心细于丝，渊明所谓洁净精微之儒。尤深倾倒。专此道谢，顺叩

近社 弟钱锺书敬上 十八日夜

此信大约写于一九八四年，当系初次通信。富君将书请周振甫先生转赠钱先生。钱先生后来在复信中赞为“功力深稳，足为

整理古籍楷模”。

(二)

寿荪先生吟几：奉

手书并讽佳什。千辟万灌，而一唱三叹。如“落雁”

“亡羊”、“老柳”“斜阳”、“疏柳”“寒云”诸联，
苍阔婉挚，使事托兴，含凄善怨。才美遇屯，殆白傅所
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者欤！虽君自言为忍寒
先生诗弟子，窃意就此事论，殊有出蓝之叹也。弟承先
生不弃，书问殷勤，而迄未谋面。顷检旧稿，得酬先生
诗两首，纸尾呈请

教正。语带讽谏，足窥当时世事人事，亦见“文章有神
交有道”耳。勿此复谢，即颂

近祉 钱鍾书上 四月二日

得榆生先生金陵书并赠诗即答 一九四三年

絨泪书开未忍看，殷勤丧乱报平安。尘污共惜缁衣
化，日暮遥知翠袖寒。负气身名随劫灭，吞声歌哭尽情
难。意深墨浅何从写，要乞浮提沥血乾。

榆生先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

和去年秋夕见怀诗韵奉报 一九五四年

知有伤心写不成，小诗凄切作秋声。晚晴尽许怜幽
草，不契应难托后生见陆士衡《叹逝赋》。且借徐明邻

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齑盐意已平。

龙先生翰札及诗笺皆于浩劫中失去矣。

这是富君以自己诗作函寄钱先生请益，钱先生复信加以赞扬。引诗出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至于信中例举“亡羊”、“老柳”诸联，盖出于富寿荪以下三诗。《三年》：三年过眼几沧桑，兀兀浑如梦一场。始信虚弦能落雁，空怜挟策待亡羊。灵修未醒钧天醉，大药难医举国狂。徙倚色栏风景异，浮云作阵蔽残阳。《襄阳公园抒怀》：梧叶飘残昨夜霜，小园风物乍苍凉。一坪饥雀喧衰草，几个游人倚曲廊。能写萧寥惟老柳，略分惆怅与斜阳。低徊意绪凭谁说，却对寒云忆渺茫。《暮秋抒怀》：一夕严霜朔气侵，闲庭景色转萧森。无风疏柳还飘叶，不雨寒云亦作阴。浩劫惊呼从古少，神州忍见百年沉。撑胸何限忧危意，北望京华泪满襟。又，信中的忍寒先生，乃龙榆生别号。富君对龙先生很敬重，事事处处执弟子礼。龙先生对富君也是关怀备至，对其治学之严谨，尤加赞许。

(三)

寿荪先生吟几：尊诗拜读，方识遭际艰屯，故词旨凄惋；才命相妨，殆非妄说。作序事承免役，题端不敢方命，遂冒佛头着秽之讥。倘不合用，嗤嗤撕作纸条儿便为大幸。忽忆一九五〇年龙榆翁寄诗，

骚愁满纸。弟和答有云：晚晴尽许怜幽草，末契应难托
后生陆机《叹逝赋》；观大集名，告博一粲。即叩
暑安 弟钱鍾书上 十九日

此信写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富君为待刊的诗集《晚晴阁诗存》，
请钱先生作序题签。今有油印本存世，共收诗作一百八十余首。
封面由钱鍾书签署，并有赵冷月“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
题辞、承名世绘“晚晴阁觅句图”的国画，以及富君照片一帧。
此外有陈兼与、陈九思、施蛰存、钱仲联、苏渊雷、周采泉和徐
定戡诸名家的序文及自撰跋文。

钱先生还为富寿荪选注、评解的《千首唐人绝句》题端。该
书原名“唐人绝句评注”，与刘拜山合作，曾于一九八〇年在香
港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一年后由富君单独负责，对选目、注释
作了大量增订，并广辑旧评，补写新评，书名亦改用现名，特邀
钱先生题署。富君在序言中特书“蒙王蘧常、钱鍾书先生题签，
谨此致谢”。王蘧常的题签刊于里封。

(四)

寿荪先生文几：奉书惊喜。尊体康复，亦微斯文末丧，
吾道之幸也。承勘订拙著各节，感荷无既。万一再版，
便当改正白石诗一则，拙著去年版218页已云：“即垂
虹桥，参看《庆春宫》词小序”；李雁湖名亦已改误植
“壁”字为“璧”字，并志嘉惠。大作诗稿，将讽咏观